

漂書、讀寫素養和閱讀運動：英國篇

歐洲臺灣研究學會秘書長 | 蔡明燁

隨著新北市政府今年在臺灣發起全民漂書活動，我想我也從英國的漂書活動為由頭，來談談英國的閱讀運動吧！

*「書籍交流道」源起美國

2001年3月間，有位名喚侯貝克（Rob Horbaker）的美國年輕人突發奇想，希望成立一個免費的網上讀書俱樂部，讓世界各地的愛書人都可以透過書籍的交換與分享，打造一個全球流通的圖書館。

同年4月17日，侯貝克把「書籍交流道（www.bookcrossing.com）」的網站架設完成，邀請有意加入的會員在網站上登錄他們想和別人分享的書籍，網站會賦予每本登錄作品一個特別的編號，會員們把這個編號做成標籤貼在書上之後，就可以大方地把書「流放」或「漂」出去。書上的標籤會要求每個取得「流放書」的人士上網留言，談談自己的讀後感，然後把書回漂。漂書的途徑基本上有三種：

第一、把書放在指定的公共場所，讓有興趣的人自行取閱，看完之後再把書分享出去。不過這個方式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流放花招，比方說有些漂書人覺得指定的公共場所太無趣了，便決定在相關的網路場域中對外公佈，將在某個特定的時間、某個地點（如某某公園）、漂出那幾本書，於是有心人便可以在指明的時間去跟書捉迷藏，另外也有人會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獲得意外之喜，從而擴大漂書活動的參與對象。

第二、跟網站上其他的會員直接交換書籍，只要共同遵守漂書的遊戲規則，仍不失為漂書的良好管道。

第三、如果有某些書籍是很多會員都想要閱讀的，這群會員也有可能自組一個漂書圈，事先約定好一個漂書的動線，然後讓書籍一本一本地按照這個動線次第漂流。

侯貝克異想天開的點子，孰料竟引起了偌大迴響，歐洲及亞洲各國紛紛響應，「書籍交流道」的漂書網站在2003年4月達到11萬名註冊會員，到2010年時，會員人數已突破87萬，登記在案的漂書達642萬冊；這兩個數字在2013年再創新高，登記會員目前已將近200萬人，註冊漂書也已近千萬冊。

* 英國從2004年開始漂書

英國從2004年起，開始加入漂書行動的行列，先是在牛津字典中接受bookcrossing這個新字為正式的英文單字，英國廣播公司（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，簡稱BBC）也在2005年做了兩個相關的大動作：其一，宣布在世界書香日（World Book Day）當天，於倫敦的滑鐵盧車站（Waterloo Station）漂出200本免費書籍，而這些書籍都是BBC當年製播的一個電視節

目——手不釋卷（Page Turners）——所準備介紹、討論的書籍；其二，BBC 也宣布在倫敦和紐約兩個城市，同時漂出 84 本美國女作家海蓮·漢芙（Helena Hanff）在 1970 年代出版的書信集《查令十字路 84 號》（84 Charing Cross Road）。

漢芙原是位名不見經傳的自由撰稿人，熱愛英國文學，更對舊書有收集的癖好，可是她當年手頭拮据，買不起在美國出售的古董書，1949 年間出於偶然的機緣，寫了一封信給遠在英國倫敦查令十字路 84 號的二手書店訂貨，居然得到物美價廉的圓滿服務，於是她開始跨海跟這家小書店魚雁往返，展開了和書店主管弗蘭克·杜爾（Frank Doel）長達 20 年的通信情誼。

杜爾在 1969 年初猝死，一生中從未和漢芙見過一面。《查令十字路 84 號》出版之後，喚起了英美讀者的廣泛共鳴，因為它挑動了人們內心深處許多未曾言說，或者是難以言說的微妙情感，是陌生人間真摯的友誼，是兩顆文學心靈的相知相惜，也是對一種對過往時光恒久的緬懷與眷戀。

BBC 藉著漂出《查令十字路 84 號》的活動，製作了一個廣播節目「84 條漂書之路（84 Book Crossing Road）」透過訪問和敘事的交叉手法，追蹤這 84 本書籍如何漂流異鄉，在意想不到的角落裡，從一個讀者的手中傳到了下一個讀者的經過，以及因漂書機緣而接觸到本書的讀者心聲，編織出了一個以書香串連而成的動人故事，和《查令十字路 84 號》的精髓相得益彰，因而入圍了 2006 年的索尼廣播金像獎。

在 BBC 早期的號召與加持之下，英國的漂書活動算是辦得有聲有色，最重要的一點是達到了持續性，從 2004 年起迄今，十年下來依然方興未艾，而且每年都會舉辦正式與非正式的漂書大會，透過猜謎遊戲、慈善義賣、作家講座……等多種活動的設計，提供萍水相逢的會員們一個聯誼的機會，面對面交換讀書心得，並對漂書運動提出具體的建言。

所謂正式的漂書大會（BookCrossing Convention），是一個世界性的集會，選在每年 4 月間舉行，以紀念書籍交流道網站的正式成立，集會地點每年都不一定，例如美國已舉辦過 4 屆，澳洲、瑞典、紐西蘭和加拿大各舉辦過一屆，英國在 2008 年於倫敦主辦過一次，同時 2015 年的正規漂書大會，也將於 4 月 10 日至 12 日期間在英國牛津第二度隆重登場。

至於非正式的漂書大會（BookCrossing Unconvention），則是一種全國性或地區性的會員集會，畢竟基於財力和時空的限制，並非人人都能親臨正式漂書大會的現場，因此英國漂書委員會從 2004 年起，便不定期地舉辦一年一次的非正式集會，以饗英國當地會員。活動的內容其實大同小異，不出演講、座談、遊戲、義賣等形式，終極目標總歸是服務愛書人，給大家一個以書會友的良性空間，每年參加的人數不一，頭兩屆（即 2004 與 2005 年）各有 50 名會員出席；2006 年倍增至 100 人；2007 年下降至 70 人；2008 年因是在倫敦舉辦的正式大會，與會人數多達 250 人；2009 年有 80 名會員參加；2010 年稍減到 75 人；2011 年再回升至 95 人；2012 年約 80 人；2013 年 95 人；2014 年改成一系的地區性活動，但全都在 9 月的某個週末同時舉行，委員會仍在評估分散形式的活動效益當中。

以上這些數字所透露出來的訊息，告訴我們英國的漂書規模或許並非特別龐大，但活動狀態卻屬穩定、健康，這讓我想起自己曾在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中說過，我認為英國人在推廣全民閱讀方面的努力，最值得借鏡之處，應是社會各界「廣泛、長期性的參與」，而非僅只仰

賴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單向貢獻，這個情況到今天亦復如是。

無論是漂書活動，或是每年在各地籌辦形形色色的文學節——如每年3月中旬的海汀里文學節（Headingley Literature Festival，發生於北英格蘭的約克夏）；5月中下旬的戴芙妮·莫里耶文學節（Daphne du Maurier Festival，西南角落的康爾沃）；5月底至6月初的嘿文學節（Hay Festival of Literature，英格蘭與威爾斯交界處）；9月中下旬舉行的珍·奧斯汀文學節（Jane Austen Festival，西南方溫泉鎮巴斯）；10月上旬的依爾克里文學節（Ilkley Literature Festival，約克夏）和卻爾特南文學節（Cheltenham Literature Festival，中南部的卻爾特南小城）等——這些民間發起的文學節，每一個都跟在地文化及社區經濟深相結合，並以永續經營為目標，從而衍生成為每年英國各地、乃至全國文化日曆上不可或缺的一環，無形中自然扮演了提倡閱讀的重要推手。

* 讀寫素養

而在這些以成人讀者為對象的閱讀活動之外，英國人對培養小朋友的讀寫素養（literacy）和閱讀習慣上，更是不遺餘力。

我在去年出版的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裡，已經對有關學齡兒童的讀寫素養運動多所著墨，本文不另贅述，不過在此值得一提的，是一個慈善機構「國家讀寫素養基金會（National Literacy Trust）」，他們如何年年發展推陳出新的活動構想，保持運動的活力與能見度，並落實到增進全國弱勢社群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的長遠目標呢？

我想，這個基金會很特別的一點，在於他們對政策面的重視，在英國國會跨黨派成立的讀寫素養小組中，擔任秘書一職，因此每年都能針對某個特定的政策議題，組織一個委員會，一方面進行研究與調查，一方面配合推出相關的活動，例如2013年的政策焦點放在「讀寫素養對應屆畢業生就業前途之影響」上，研究發現在英國18至24歲的社群中，有20%的年輕人處於失學／失業的狀態，而他們將來是否能夠順利進入就業市場，和讀寫能力的高低有密切關係。此外，很多業主表示對年輕一代的讀寫素養感到失望，因此也有15%的業主會提供在職的讀寫訓練，加強應屆畢業生的讀寫能力。

由此可見，學校裡的課程設計，以及對學童讀寫素養的衡量指標，與工商業界對人才的需求有明顯的落差，尤其是對口語能力的培養，似乎已被視為燃眉之急，也因此，在2014年的活動規劃裡，便有加強學校與業界合作的項目，針對11至14歲學齡的孩子，讓他們除了在學校裡的正規學習以外，也有機會去見習、觀摩職場上實際的口語和讀寫表現，以期加強學童對個人未來的願景。至於學校和業界對讀寫素養定義已有共識的部份，則透過國會跨黨派小組擬定政策，期能一方面落實到全國教學設計和學習評量的指標中，一方面也被各地區中小企業和各級學校所共同接納。

除了最近的「讀寫素養對應屆畢業生就業前途之影響」外，讀寫素養基金會稍早幾年推動過的幾個政策議題還包括：如何提升男性學童的閱讀能力？如何加強學校圖書館的功能？擬訂讀寫素養的十大策略（詳細內容已刊登於〈英倫書香處處聞〉拙作之中），以及「全民的讀寫素養」等多項運動訴求。